



基金，每年给每个美国公民发超过 1000 美元现金分红。参议员沃伦主张对 AI 企业利润、数据中心、大型算力设施征税。OpenAI 管理层讨论过向美国政府出让 5% 股份（约合 426 亿美元），让公众通过政府持股分享 AI 收益。江苏常州也在试点对自动化企业收专项调节金。这些方案有的激进、有的还模糊，但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AI 赚的钱，到底归谁？

松不得，也紧不得

政府监管的难处在于两难：不管，巨头通吃；管太狠，又怕掐死创新。美国的拧巴就是例子——既怕巨头权力太大，又指望靠 AI 保住竞争力。

经济学家给的答案不一样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提醒，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重新洗牌分配。经济史学家 Robert Allen 的研究显示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工人产出明显提高，工资却几十年没跟上，出现“恩格斯停顿”——直到约一百年后，劳动收入占经济的份额才开始回升。黄益平据此警告，AI 可能经由资本偏向、任务极化、技能分化、财富放大四种机制加剧收入分配失衡，并主张以“防御、赋能、再平衡”三策应对：筑牢社会保障底线、强化反垄断执法，推动劳动者掌握 AI 技能，探索对 AI 超额收益征税与建立全民共享的红利分配机制。

MIT 经济学家达龙·阿西莫格鲁提醒，AI 替代的是职业中的具体任务，而非整个职业。

上图：2025 年 9 月 6 日，在 2025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拍摄的人形机器人。

若企业仅将 AI 视为削减人力成本的工具，而不投入创造新任务，便会陷入其所谓的“平庸的自动化”：裁员发生了，效率没提上去，新岗位不够，钱继续往资本那边流。

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·皮凯蒂在《21 世纪资本论》中提出的“ $r > g$ ”（资本回报率跑赢经济增长率）在 AI 时代有了新含义：当脑力劳动本身开始贬值，算力、数据和模型成了最极端的资本，劳动和资本的鸿沟可能比工业时代更深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方跃引用一份引发全球市场震荡的推演报告，提出“幽灵 GDP”概念：名义增长很好看，但增长只体现在企业的账本和利润表里，跟老百姓的购买力没关系。如果 AI 红利只流向不爱消费的资本所有者，被替代的劳动者没钱花，经济就会掉进恶性循环。

总之，有人说 AI 会像电一样普惠，有人说它会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，先撕裂几十年再慢慢修复。两种说法都可能对，也可能都不全对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：围绕 AI 的竞争，已经从“谁的模型更强”，变成“谁拥有 AI、谁分享 AI 收益”的制度之争。技术不会停下来等人，但技术赚的钱怎么分，是制度说了算。这场争论才刚刚开始，而它的结果，会写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工资单和生活里。✎